

荀况，即荀子，号卿。约生于公元前313年，时赵国人。他是战国末期儒家学派中的大师，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、教育家。

荀子

(战国) 荀况○著

國學精華讀本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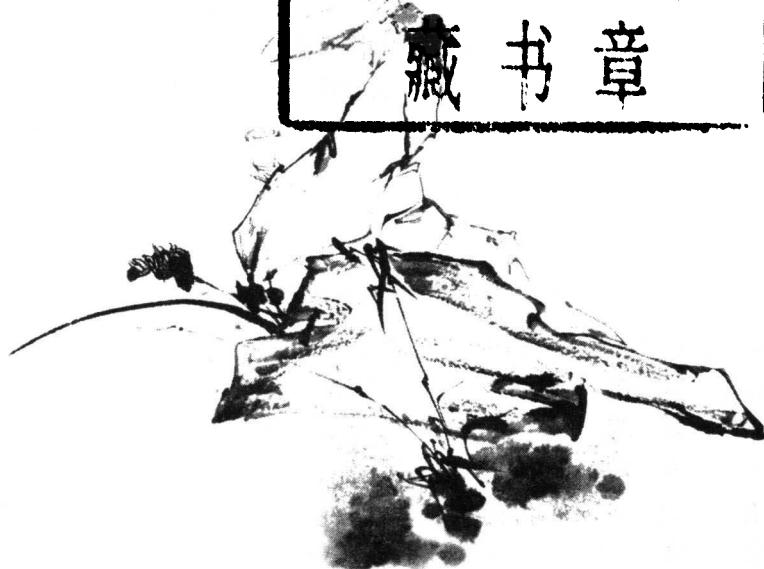
•國學精華讀本•

荀子

刘悦霄◎主编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学精华读本/刘悦霄编著. —呼和浩特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2006.7

ISBN 7 - 204 - 08507 - 8

I. 国… II. 刘… III. 国学—通俗读物
IV. Z125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61537 号

国学精华读本

刘悦霄主编

责任编辑 娜 拉

封面设计 饶 平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32 开

印 张 298 印张

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 1—5000

书 号 ISBN 7 - 204 - 08507 - 8/I · 1776

定 价 1152 元 (全 40 册) 本册定价：28.80 元

前　言

我们伟大的祖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。五千年积累的文化中的精华，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，古典文学有着现代文学不可企及的优势，那就是它极高的文化含量。学习者不仅从中得到全面的知识素养，而且还在潜移默化中养成醇厚的道德人格。毫无疑问，文化经典往往是古代圣贤人的懿行嘉言。面对中国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，中国人必定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研究。

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，将中华古典文学珍品介绍给广大读者，我们精选版本，重新整理，博采众家之长，最终编纂成《国学精华读本》系列书籍。

中华古典文学涉及领域广泛，种类繁多，远非我们所能面面俱到地兼收并蓄，所以我们主要收集流传久远并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作品，意在使优秀作品能为当代读者所接受理解。为此我们对作品重新选编、选译、选注。对其中疑难句段做重点注释，突出主题，把最为精华的部分展现给读者。相信《国学精华读本》系列会帮助读者加深对古典作品原著的理解，做到开卷有益。

本系列书的编排定位，以帮助我们达到精读为目地，同时充分考虑到读书兴趣及经济承受能力，对有些典籍的内容，进行了部分删减，从而既注重了古典文学作品的通俗性和普及性，又充分体现了轻松读书、娱乐读书的宗旨。

因为我们水平有限，未能使案头工作更上一层楼，不免心存遗憾。但可以欣慰的是我们努力了，见到了成果。相信广大读者能和我们一样，畅游于古典文学珍品的海洋，博览群书，充分享受阅读的乐趣。

目 录

卷一	(1)
卷二	(17)
卷三	(36)
卷四	(57)
卷五	(74)
卷六	(92)
卷七	(110)
卷八	(126)
卷九	(142)
卷十	(150)
卷十一	(167)

卷一

劝学篇第一

【原 文】

君子曰：学不可以已。青，取之于蓝而青于蓝；冰，水为之，而寒于水。木直中绳，輮(róu)以为轮，其曲中规，虽有槁(gǎo)暴，不复挺者，輮使之然也。故木受绳则直，金就砺则利。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，则知明而行无过矣。

【译 文】

君子说：学习不可以停止。靛青是从蓝草中提炼出来的，却比蓝草的青色更深；冰是由水凝结而成的，却比水更加寒冷。木材很直，符合木匠所用墨线的要求，如果用火烤使它弯曲，可以做车轮，它弯曲的程度完全合乎圆规的标准，即使再将它晒干，也不会变直，这是因为经过加工使它变成这样的。所以，木材经过木工所用墨线的纠正就能变成直材，用金属做成的刀剑经过磨刀石的磨砺才能变锋利。君子学习渊博的知识而且每天检验省察自己的行为举止，才能智慧聪明行为没有过错。

【原 文】

故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也；不临深溪，不知地之厚也；不闻先王之遗言，不知学问之大也。干、越、夷、貉(hé)之子，生而同声，长而异俗，教使之然也。诗曰：嗟尔君子，无恒安息。靖共尔位，好是正直。神之听之，介尔景福。神莫大于化道，福莫长于无祸。

【译 文】

所以，不登上高山，就不会知道天有多高；不亲临深险的山洞，就不会知道地有多厚；没有听到古代先王的遗言，就不会知道学问有多博大。吴国、越国、夷族和貉族的人，最初降生时他们的啼哭声都是相同的，而长大以后习俗却各不相同，这是受教育不同使他们这样的。《诗经》说：“唉，你们君子啊，没有永恒的安逸。安心供俸你的职位，爱这正直的道。神灵就会感觉到这些，帮助你获得更大的幸福。”其实，最大的智慧也比不过融会贯通，最大的幸福也比不上没有灾祸了。

【原 文】

吾尝终日而思矣，不如须臾之所学也；吾尝跂(qǐ)而望矣，不如登高之博见也。登高而招，臂非加长也，而见者远；顺风而呼，声非加疾也，而闻者彰。假舆马者，非利足也，而致千里；假舟楫者，非能水也，而绝江河。君子生非异也，善假于物也。

【译 文】

我曾经整天思考，不如用短时间的学习得到的多；我曾经跷着脚向远处看，不如登上高处看到的宽广而遥远。登上高处而招手，手臂不是加长了，可是远处的人却能看到它；顺着风向呼喊，声音并不是比平时响亮，可远处的人却能清楚地听到它。凭借车和马行路的人，并不是腿跑得快，却能到达千里以外的地方；凭借船和桨赶路的人，不是因为水性好，却能够横渡大江大河。君子生来没有什么特别，而是因为善于凭借外物罢了。

【原 文】

南方有鸟焉，名曰蒙鸠，以羽为巢，而编之以发。系之苇苕，风至苕折，卵破子死。巢非不完也，所系者然也。西方有木焉，名曰射干，茎长四寸，生于高山之上，而临百仞之渊，木茎非能长也，所立者然也。蓬生麻中，不扶而直。白沙在涅，与之俱黑。兰槐之根，是为芷，其渐之滫。君子不近，庶人不服，非其质不美也，所渐者然也。故君子居必择乡，游必就士，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。

【译 文】

南方有一种鸟，名叫蒙鸠——即鵲鶠，它用自己的羽毛做巢，并用毛发编织起来，联结到芦苇的花穗上，风一吹芦苇杆便折断了，鸟蛋摔破了，还未长成的幼鸟也死了。这并不是因为鸟巢做得不完美，而是因为它所凭借的东西使它这样的。西方有一种草，叫射干，它的干长四寸，生长在高山上，并且面对着百丈深渊，并不是因为这种草的干能增长，而是因为它所生长挺立的地方使它这样的。飞蓬生长在大麻当中，不用扶持就能长直，白沙混杂在黑色的泥土中，同黑土一起沾染黑了。兰槐芳香的根叫白芷，如果用酸臭的脏水浸泡它，君子不愿意接近它，普通人也不愿意佩戴它，这并不是因为它的本质不美好，而是因为被脏水浸泡的结果。因此，君子定居时一定要选择好的地方，外出一定要同有知识才能的人交往，用这种方法防止邪恶的东西污染接近了正直的思想。

【原 文】

物类之起，必有所始；荣辱之来，必象其德。肉腐出虫，鱼枯生蠹(dù)。怠慢忘身，祸灾乃作。强自取柱，柔自取束。邪秽在身，怨之所构。施薪若一，火就燥也。平地若一，水就湿也。草木畴生，禽兽群焉，物各从其类也。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，林木茂而斧斤至焉，树成荫而众鸟息焉，醯(xī)酸而蚋(ruì)聚焉。故言有召祸也，行有招辱也。君子慎其所立乎！

【译 文】

同类事物的兴起，一定有它的根源；荣耀和屈辱的到来，一定同他的思想品德相关。肉腐烂后就会生蛆虫，鱼枯死后就会生出蛀虫，懈怠散漫到忘了自己的程度，灾祸就要发生了。坚硬的东西必然会被拿来立柱，柔软的东西必然会被用来捆东西。自己的身上有邪恶污秽的东西，就一定会招来人们对你的怨恨。堆放的柴草好像一样，可是火总是先烧干燥的。平坦的土地看起来好像一样，可是水总是向低洼的地方流。草和树丛生在一起，飞鸟和野兽总是同类聚居在一起，这是因为任何东西总是随从同类事物。所以只要箭靶竖立起来，于是弓箭就会射到那里，森林树木生长得茂盛，于是斧头就会到那里砍伐。树林形成了浓荫，于是许多

鸟就会到那里栖息。醋变质后螭虫就会在那儿聚生。因此言语多有时会招来灾祸，行为不慎会招来羞辱，所以君子对自己的立足点一定要慎重小心呀！

【原 文】

积土成山，风雨兴焉。积水成渊，蛟龙生焉。积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圣心备焉。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，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。骐骥一跃，不能十步；驽马十驾，功在不舍。锲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；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。蚓无爪牙之利，筋骨之强，上食埃土，下饮黄泉，用心一也，蟹八跪而二螯，非蛇鳝(shàn)之穴无可寄托者，用心躁也。是故无冥冥之志者，无昭昭之明，无惛惛(hūn hūn)之事者，无赫赫之功。行衢道者不至，事两君者不容。目不能两视而明，耳不能两听而聪。螣蛇无足而飞，鼫鼠(shí)五技而穷。诗曰：“尸鸠在桑，其子七兮；淑人君子，其仪一分；其仪一兮，心如结兮。”故君子结于一也。

昔者瓠巴鼓瑟而鱼出听，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。故声无小而不闻，行无隐而不形。玉在山而草木润，渊生珠而崖不枯。为善不积邪，安有不闻者乎？

【译 文】

将土堆积起来能形成高山，风雨就会在这里兴起；将水汇聚起来形成深渊，蛟龙就会在这里诞生。累积好的行为可以形成美好的品德，于是最高的聪明智慧自然会得到，圣人的思想也就具备了。因此，不从半步一步的路程开始积累，就不能到达千里以外的地方，不汇聚小水流，就没有办法形成江河及大海。千里马跳跃一次，也不能到十步那么远。劣马连续十天能走很远的路程，功绩在于它不放弃。刻一件东西如果又放弃它，就连腐朽的木头也不能折断，刻一件东西如果不放弃，就连坚硬的金属和石头也能雕刻出花纹来。蚯蚓没有锋利的爪牙、强硬的筋骨，却能钻入地里吃尘土，钻入到地下很深的地方喝泉水，这是因为它用心专一的结果；螃蟹虽然有八条足两只像钳子一样的爪，可是如果没有蛇和鳝鱼的洞它就没有可安身的地方，这是因为它用心急躁不专心的结果。所以没有刻苦钻研精神的人，在学习时就不会有明显的智慧。对

事业没有坚定追求的人，就不会取得显赫的成就。走入歧途的人就不会到达目的地，同时侍奉两个国君的人，不会被两个君主所容纳。眼睛不能同时看清楚两种东西，耳朵不能同时听清楚两种声音。螣蛇没有脚却能飞，鼫鼠有五种生存技能却处于穷途。《诗经》说：布谷鸟在桑树上筑巢，不停地喂养它的七只幼鸟，善人和君子，它们的言行是那么一致啊，因为他们言行一致，所以它们的思想如同凝结了一般不涣散。因此，君子的思想应做到专一。

过去，琴师瓠巴弹奏瑟，水中的鱼也会游到水面听，伯牙弹琴，正在吃草料的马也会抬起头来听。所以声音无论怎么小也能听到，行为无论怎么隐蔽也会暴露。宝玉埋在山中连草和树也会长得滋润，深渊中生出珍珠，连山石也会增添光彩。做善事不会积坏的德行，岂能会不被人所知道呢？

【原文】

学恶乎始？恶乎终？曰：其数则始乎诵经，终乎读《礼》；其义则始乎为士，终乎为圣人。真积力久则入，学至乎没而后止也。故学数有终，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。为之，人也；舍之，禽兽也；故《书》者，政事之纪也；《诗》者，中声之所止也；《礼》者，法之大分，类之纲纪也。故学至乎《礼》而止矣，夫是之谓道德之极。《礼》之敬文也，《乐》之中和也，《诗》《书》之博也，《春秋》之微也，在天地之间者毕矣。

【译文】

学习从哪里开始？到哪里结束呢？回答说：学习课程的顺序应当从《诗经》《尚书》开始，读到《礼经》时结束；学习时的准则就是从学做有知识修养的人开始，一直到了成为圣人才结束。学习时踏踏实实的积累，持久努力，就能钻研进去，学习一直到死才停止呀。因此，学习的程序有终结，学习的准则却一刻也不能放弃。做到这些的是人，放弃这些的就是禽兽了。所以，《尚书》这本书是记载古代政治事迹的，《诗》这本书把和平音律的诗收集起来了；《礼经》确定了古代法律的总则。所以说，学习到明晓《礼经》时就算达到目的了，因为这就到达了道德修养的顶峰。《礼经》写的是让人注重礼节和行为规范，《乐经》讲的是音律和谐，《诗经》《尚

书》记载了广博的知识,《春秋》记载的是治理国家的奥妙,这些书已把天地之间的事理记载得十分完备了。

【原 文】

君子之学也,入乎耳,箸乎心,布乎四体,形乎动静。端而言,蠕而动,一可以为法则。小人之学也,入乎耳,出乎口。口、耳之间,则四寸耳,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?古之学者为己,今之学者为人。君子之学也,以美其身。小人之学也,以为禽犊。故不问而告谓之傲,问一而告二谓之曠(zàn)。傲,非也;曠,非也;君子如向矣。

【译 文】

君子的学习,听在耳朵里,记在心中,表露在身体的仪态上,显现在行动举止上。轻声的说话,小心的行动,一言一行都可以做为准则。小人的学习,从耳朵里听进去,又立刻从嘴说出来。嘴与耳朵之间的距离只有四寸远,怎么能使自己的身躯都得到完美呢?古代的人求学是为了自己,现在的人求学是为了他人。君子学习,是为了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完美。小人学习,是为了拿学来的东西去讨好别人。所以,别人没有向你提问你却告诉他,这叫做急躁,别人向你提一个问题,你却回答了两个问题,这叫唠叨。急躁不对,唠叨也不对,因此,君子对别人的提问应该像回声似的,问什么回答什么。

【原 文】

学莫便乎近其人。《礼》《乐》法而不说,《诗》《书》故而不切,《春秋》约而不速。方其人之习,君子之说,则尊以遍矣,周于世矣。故曰:学莫便乎近其人。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,隆礼次之。上不能好其人,下不能隆礼,安特将学杂,顺《诗》《书》而已耳,则末世穷年,不免为陋儒而已。将原先王,本仁义,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。若挈裘领,诎五指而顿之,顺者不可胜数也。不道礼宪,以《诗》《书》为之,譬之犹以指测河也,以戈舂黍也,以锥餐壶也,不可以得之矣。故隆礼,虽未明,法士也;不隆礼,虽察辩,散儒也。

【译 文】

学习没有比亲近老师最便利的了，《礼经》《乐经》虽然记载了一些法度标准，但是，却不够详细。《诗经》《尚书》记载了旧的政治事理，但却不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。《春秋》的内容过于简单，因此不能让人很快理解。仿效良师并且亲自学习实践君子的学说，才能培养出高贵的品质而学习到广博的知识，对于世事也就通晓了。所以说：学习没有比接近良师更快的了。

学习的方法没有比亲近良师更直接的了，其次才是遵守礼义。向上不能接近良师，向下不能遵守礼义，于是只能学到一些杂乱无章的知识，死记硬背那些解释《诗经》《尚书》的条条框框，那么一生一世到最后不可避免地只能成为一个知识浅薄的儒生罢了！如果考察古代帝王，推究仁、礼义的根本，那么去学习礼义，就能从歧路上走出来。这就好像用手拿起皮衣的领子，用力抖动皮衣，被理顺的皮毛数也数不清。不亲自去实践礼义、法度，用《诗经》《尚书》条条框框代替它，这就好比用手指测量河水的深浅，用戈去捣小米的壳，用锥子到碗中取饭吃，这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。所以，尊崇礼义，即或不被他人知道，也是一名遵守法制的人；不尊崇礼义，即使是善于观察而花言巧语，也是一个不守礼法的儒生。

【原 文】

问楨(kǔ)者，勿告也；告楨者，勿问也；说楨者，勿听也；有争气者，勿与辩也。故必由其道至，然后接之，非其道则避之。故礼恭，而后可与言道之方；辞顺，而后可与言道之理；色从，而后可与言道之致。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，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，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(gǔ)。故君子不傲、不隐、不瞽，谨顺其身。诗曰：匪交匪舒，天子所予。此之谓也。

【译 文】

心怀恶意向你提问的人，不要告诉他；心怀恶意告诉你的人，千万不要向他提问；心怀恶意同你说话的人，千万不要听他说什么；有不讲理争吵斗气的人，不要同他争辩。因此，一定要按照那道的标准来求教的，这才能接待他，不是按照道的标准来求教的就要回避他。如果他讲究礼貌又恭敬，然后才能同他谈论道的深奥

境界。如果不能同他谈论道而谈论，这叫做急躁；可以同他谈论道而不谈论，这就叫隐瞒；不察看对方的脸色而谈论，这叫做盲目。所以，有道德修养的人不急躁、不隐瞒、不盲目，而应当谨慎小心的待人处事。《诗经》说：“不着急不轻慢地待人，上天会赏赐你。”说的就是这些。

【原 文】

百发失一，不足谓善射；千里跬步不至，不足谓善御。伦类不通，仁义不一，不足谓善学。学也者，固学一之也。一出焉，一人焉，涂巷之人也。其善者少，不善者多，桀、纣、盗跖也。全之尽之，然后学者也。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美也，故诵数以贯之，思索以通之，为其人以处之，除其害者，以持养之。使目非是无欲见也，使耳非是无欲闻也，使口非是无欲言也，使心非是无欲虑也。及至其致好之也，目好之五色，耳好之五声，口好之五味，心利之有天下。是故权利不能倾也，群众不能移也，天下不能荡也。生乎由是，死乎由是，夫是之谓德操。德操然后能定，能定然后能应。能定能应，夫是之谓成人。天见其明，地见其光，君子贵其全也。

【译 文】

射一百支箭，有一支没射中，不能叫做善于射箭，驾车走一千里路程，差半步没有到达终点，不能叫做善于驾车。对事物不能贯通，对仁义不能专一，不能叫做善于学习。学习，本来就要专心。一会儿学不进，一会儿又学进去，像普通百姓在里巷中穿梭一样。普通人之中好的人少，不好的人多，夏桀、商纣王、跖就是这样的人。完全、彻底地去学习，这才是学习。君子懂得那种不完全不纯粹的知识是不能算做完美的，因此反复背诵将知识融汇贯通，通过思考探求来理解它，用良师做榜样进行学习实践，去除那些有害的东西来培养保护它。让眼睛不看那些不应该看的东西，使耳朵不听那些不该听的东西，让嘴不说那些不该说的东西，让思想不去思考那些不该思考的问题。等达到非常爱学习的程度，就像眼睛喜欢看各种颜色，耳朵喜欢听各种音乐，嘴喜欢品尝各种滋味，心中追求像占有天下一样。到这时，权利也不能让你屈服，许多人的议论也不能让你改变，社会上各种事情也不能让你动摇。活着是

这样，死了也是这样，这就叫道德操守。有了这样的道德操守，才能使自己坚定，立场坚定能随机应变，这才可以叫做品德兼备的人。到了这种境界，上天才会显示它的光耀，大地显示出它的广阔，君子珍视自己品德的完美。

修身篇第二

【原 文】

见善，修然必以自存也；见不善，愀然必以自省也；善在身，介然必以自好也；不善在身也，菑（zāi）然必以自恶也。故非我而当者，吾师也；是我而当者，吾友也；谄谀我者，吾贼也。故君子隆师而亲友，以致恶其贼。好善无厌，受谏而能诫，虽欲无进，得乎哉？小人反是，致乱，而恶人之非己也；致不肖，而欲人之贤己也；心如虎狼，行如禽兽，而又恶人之贼己也。谄谀者亲，谏争者疏，修正为笑，至忠为贼，虽欲无灭亡，得乎哉？《诗》曰：「喟喟訾訾（xī xī zǐ），亦孔之哀。谋之其臧，则具是违；谋之不臧，则具是依。」此之谓也。

【译 文】

见到好的品行，一定要用它来省察自己是否有；见到不好的品行，一定要用忧惧的心情来检查自己。如果自己的身上有好的品行，一定要坚定地自己去珍爱它；如果自己的身上有不良的品行，一定要像被脏东西污染了一样厌恶它。因此，批评我而又恰当的人，是我的老师；赞扬我而又正确的人，是我的朋友；奉承我的人，是我的敌人。有道德修养的人尊重老师又亲近朋友，却非常讨厌坏人。永远不满足地去追求美好的品行，而且又能警惕自己接受别人的规劝，这样的话，即使不想进步，能吗？小人与此相反，他们的品行坏到了极点，却讨厌别人批评自己；他们一点也没有才能，却又想让别人器重自己；心像虎狼一样凶狠，行为像野兽一样残暴，却厌恶别人把自己视为祸害。亲近奉承自己的人，疏远直言规

劝自己的人，把纠正自己不良行为的话视为可笑，把非常忠诚的规劝看作害自己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就是不想灭亡，能吗？《诗经》里说：“随声附合，与直言相劝相诋毁，这不是很悲哀吗？好的意见，他全不肯接受。不好的意见，却全都听从。”诗中指的就是这种人。

【原 文】

扁善之度：以治气养生，则后彭祖；以修身自名，则配尧禹。宜于时通，利以处穷，礼信是也。凡用血气、志意、知虑，由礼则治通，不由礼则悖乱提慢（màn）；饮食、衣服，居处、动静，由礼则和节，不由礼则触陷生疾；容貌、态度、进退、趋行，由礼则雅，不由礼则夷固僻违，庸众而野。故人无礼则不生，事无礼则不成，国家无礼则不宁。诗曰：礼仪卒度，笑语卒获。此之谓也。

【译 文】

普遍附合美德的法度是：用调和血气来保养身体，那么寿命就能赶上彭祖；用修养自身的品行来洁身自爱，那么他的名声就可以同尧、禹相比。既宜于对待顺境，又宜于对待逆境的，就是礼义与诚信。凡是在血气、意志、思虑上遵守礼义的就和谐合适，不按照礼法办事情，就会悖乱弛慢；吃饭、穿衣、居住、言谈举止，如果遵照礼法就会协调一致，不按照礼法就会不协调而产生毛病；容貌、仪态、风度、外出或归来，急走缓行，只要按礼法就会风度文雅，不按礼法就会倨傲乖僻，平庸而且粗俗。因此，人如果离开了礼法的约束就不能生存，做事情没有礼法就不会成功，国家没有礼法就不会安定。《诗经·小雅·楚茨》说：“礼仪如果全合乎法度，那么谈笑就会恰到好处。”这就是前面说的事。

【原 文】

以善先人者谓之教，以善和人者谓之顺。以不善先人者谓之谄，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。是是非非谓之知，非是是非谓之愚。伤良曰谗，害良曰贼。是谓是，非谓非曰直。窃货曰盗，匿行曰诈，易言曰诞。趣舍无定谓之无常，保利非义谓之至贼。多闻曰博，少闻曰浅；多见曰闲，少见曰陋。难进曰促（tí），易忘曰漏；少而理曰治，多而乱曰耗。

【译 文】

用好的品德去开导别人叫做教化，用好的品德来协调人与人关系叫做和顺。用不好的品行去引导别人叫献媚，用不好的品行来调和人与人关系叫做奉承。肯定正确的，否定错误的叫做明智，否定正确的，肯定错误的，叫做愚蠢。中伤好人的叫陷害，迫害好人叫奸贼。正确的就说正确，不正确的就说不正确叫做正直。偷别人的财货叫盗窃，隐瞒自己的行为叫诡诈，说话轻率叫做荒唐。取得或舍弃没有一定叫做无常，为了保住个人私利而否定正义叫奸佞。听到的多叫做广博，听到的少叫做浅薄；见识多叫做博识，见识少叫做鄙陋。进展艰难叫做行动迟缓，轻易遗忘叫做疏漏；知道的少却有条理叫做有规矩，知道的多却杂乱叫做糊涂。

【原 文】

治气、养心之术：血气刚强，则柔之以调和；知虑渐深，则一之以易良；勇敢猛戾，则辅之以道顺，齐给便利，则节之以动止；狭隘褊小，则廓之以广大；卑湿重迟贪利，则抗之以高志，庸众驽散，则劫之以师友；怠慢嫖(piào)弃，则昭之以祸灾；愚款端悫，则合之以礼乐，通之以思索。凡治气、养心之术，莫径由礼，莫要得师，莫神一好，夫是之谓治气、养心之术也。

【译 文】

调和性情，培养好思想的办法：性格刚烈，就用心平气和的方法来调和他；思想深沉不明，就用坦诚忠直来纠正他；凶暴乖张，就用训导的方法来开导他；心胸狭小，就用宽宏的思想引导他；意志消沉，思想迟钝，贪图私利，就用远大的志向鼓励他；普通的人低劣不成材，就用良师益友来创造他；懒散轻浮，自暴自弃，就用祸灾提示他；太单纯朴实、端直厚道，就用礼乐调和他，开导他使其善于思索。一般调养性情，怡养心神的办法，没有比遵守礼法更便捷的了，没有比老师更重要的了，没有比思想专一的作用更神奇的了。这就是调理血气、修养身心的办法。

【原 文】

志意修则骄富贵矣，道义重则轻王公矣；内省则外物轻矣。传

曰：“君子役物，小人役于物。”此之谓矣。身劳而心安，为之；利少而义多，为之。事乱君而通，不如事穷君而顺焉。故良农不为水旱不耕，良贾不为折阅不市，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。

【译 文】

思想意志美好就会傲视富贵，道义深厚就会轻视王公贵族；重视内心的思想修养就会看轻身外之物。古语传说：“有道德修养的人能支配身外之物，小人被身外之物支配。”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身体虽然辛劳可心中安适的事，可以做它；利益少却大多合乎道义的事，也可以做它。侍奉无道昏君可以显赫，不如侍奉处在困境中的国君能顺应道义。因此，好的农民不会因为水涝干旱而不耕种，好的商人不会因为亏本而不到市场经商，士人和君子不会因为贫穷而不遵守道义。

【原 文】

体恭敬而心忠信，术礼义而情爱人。横行天下，虽困四夷，人莫不贵。劳苦之事则争先，饶乐之事则能让，端悫诚信，拘守而详；横行天下，虽困四夷，人莫不任。体倨固而心执诈，术顺墨而精杂污；横行天下，虽达四方，人莫不贱。劳苦之事，则偷懦转脱，饶乐之事，则佞兑而不曲，辟违而不悫，程役而不录。横行天下，虽达四方，人莫不弃。

【译 文】

身体力行恭敬而且心怀坦诚忠信，讲述礼义而且性情仁爱。走遍天下，即使身处四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困境中，人们也没有看不起你的。劳累辛苦的事情抢在前面做，安逸享乐的事能够谦让，为人端正厚道诚实待人，严守法度而且处事和顺，走遍天下，即使是自身被困在四方少数民族地区，人们没有不相信你的。傲慢固执而且心怀狡诈，行为和顺晦暗而且性情掺杂着污秽，走遍天下，即使到达天下四方，人们没有不看不起你的。劳累辛苦的事情就懒惰逃避，安逸享乐的事情，就阿谀取悦不谦让，行为不正派而且不忠厚，工程劳役的事又不检点，走遍天下，虽然到达很远的地方，人们没有不嫌弃你的。